

无锡轻工业学院

0003354

糖酒

霜

譜史

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11418105

酒 史



馮時化編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史酒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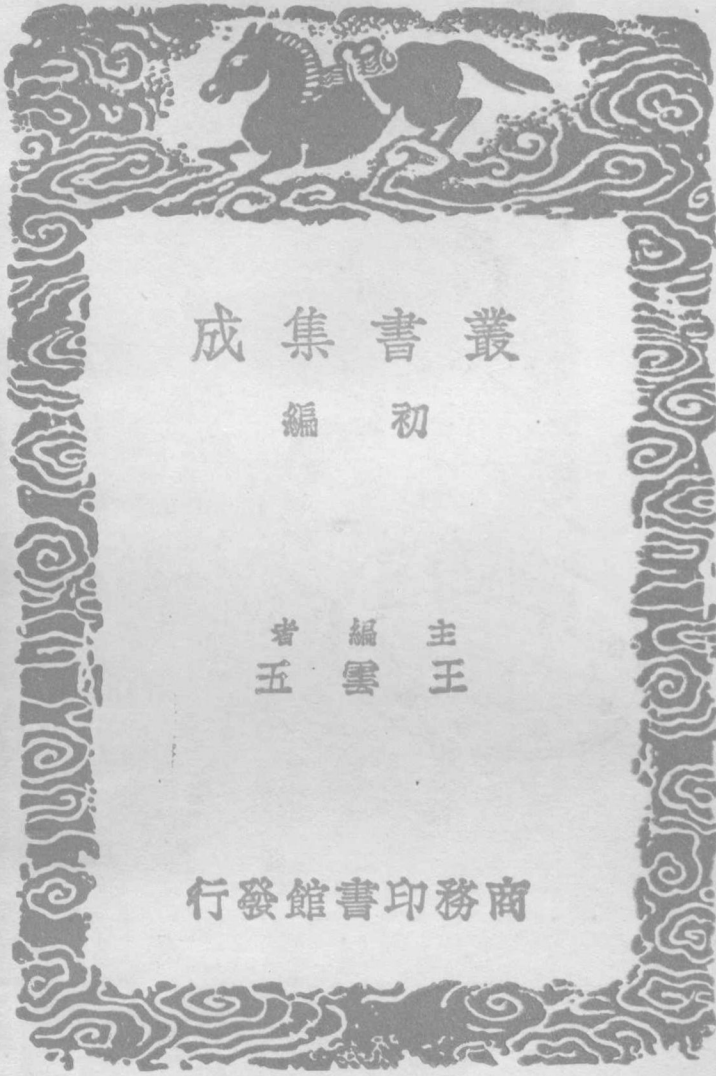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◆D七二三

邢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館據寶顏堂祕
笈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酒
史

酒史序

酒史六篇。無懷山人絕筆也。予幼投山人。分把臂論心。真如飲醇醪。至鉛槧相砥。末矣。歲戊辰。予寓都下。山人忽寄書云。區區守株蓬華。已稱病子。回首青雲。不啻萬里。近於寥落中。爲酒史一書。以適情懷。俟脫稿時。致諸左右。予訝其名之異。又嫌病子寥落之稱。萎然而乖。夙抱也。亡何。而家僮走報。山人訃矣。吁。悲哉。年僅四十。又三也。越明年。予之官致吊。首詢山人遺言。其二子泣且拜曰。先君屬纊際。值天大雪。呼兒就榻書。其別親友詩云。開門勞病眼。瑞雪果然稀。落我翻成血。呼兒剪作衣。白頭終是盡。青夢向誰依。歲月慙空度。隨風各自飛。且持手編酒史一帙。命兒輩併藏之。笥云。必以示懷堂公。嗚呼。其養正識精。臨終不眩者。與幽冥良友。何可負之。迺揮泣而收其書。攜之以東。見其命篇。譔次。迥極其趣。有系以溯其源。有品以秩其等。有獻以立之徵。有述以頌其麻。有餘以鬯其音。有考以廣其識。蒐羅貫籍。靡不備具。其味於酒也深矣。而三長攸擅。且覘其辨於史矣。每行役。卽披之輿中。不覺途次有拘轅疾力之勞。甚爲塵鞅之一適也。然月白風清。可與話此者。於今安在哉。撫卷有餘感矣。一日。出示博雅君子孫少泉。少泉子習其讀。而論其人曰。酒史每一讀。令人有瀟灑絕塵之想。其無懷氏之民歟。雖然。山人果無懷歟。予曰。有懷。山人少爲文章。卽抉藻吐奇。落筆驚人。一時見者。謂爲瀉囊出物。而昂霄自擬。亦分一日千里矣。願其間別有主張。每出校藝。利不勝鈍。雖賞音者籍籍。而竟無收入。穀者。山人自挾所懷。幾爲齊門之瑟矣。且山人

形影子然。肩家務之重。其間憂勞病苦。日相侵尋。種種可摘諸髒巖。跌巖。豪邁之士。堪此困抑折挫邪。非得史中所載通融解脫。山人楛於世網久矣。若山人者。幼懷進取。長懷經濟。有懷靡遂。以故無懷。自詭於酒史之作。豈得已哉。知之罪之。其惟是乎。少泉子嘆曰。有醞籍者。別出一種風流。抱曲抑者。自立一番機軸。屈騷馬記。類於窮愁中得之。山人其謫仙之流亞與。故文人達士。持掃愁之讐者。不可不知酒史。知味之鮮。自古慨之。不解文字飲者。真日用而不知也夫。視此可覆杯案矣。予曰。有是哉。少泉子能知人。且知言也。用書以付諸梓。蓋恐山人之不著於後。兼恐著山人者。僵於昏酣遺落之侶也。山人馮姓。名時化。字應龍。別號與川。而無懷則山人晚來所自謂云。

隆慶庚午秋七月吉邑人懷堂趙惟卿譔

酒史目錄

第一

酒系

第二

酒品

第三

酒獻

第四

酒述

第五

酒餘

第六

酒考

酒史目錄

酒史卷上

明 馮時化編

酒系第一

酒。西也。釀之米麴。酉懌而味美也。或曰就也。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。問酒之名義。如是足矣。而博雅君子。往往以文爲戲。至立爲姓字。敍其家世出處。若譜牒之有世系。然殆得之亡是叟乎。然固酒之源也。所當首錄者也。作酒系第一。

陸謂傳

唐子西著

陸謂。麴城人。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。約先貴無相忘也。已而壺子任太常。商君任主爵都尉。通顯矣。而謂方青州從事。壺商等上疏曰。臣等亡狀。蒙陛下器使。待罪九卿。自非得天下聖賢與之同升。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。而臣等亦不自滿。臣友麴城陸謂者。舉世莫能測其爲人。以爲剛又無虐。以爲柔又有立。文雅醞籍。號爲醇儒。至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。則又似謀臣策士。往時袁盎相吳王。驕日久。數陷害二千石。盎用其兄子種計。與謂厚善。卒賴其力。得脫虎口以歸。此全身之道也。呂太后時。羣臣動見覆族。呂類讒陳平曰。平爲相。非治事。專從謂戲婦女。太后聞之。私獨喜。而平得以全其宗。此保家之效也。河南獻王修德爲仁義。天子不悅。王懼。日召謂相狎侮。天子乃不疑王。此治國之效也。漢興。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。

既明而吏乃欲更爲文刻。曹參獨日夜與謂語不厭。相事幾廢。而民間作畫一之歌。此安天下之效也。臣聞王者尊有德。進有功。今謂既聖賢而上。自朝廷燕享。下至田里冠婚聚會。未嘗不在其間。功效不爲後人而位乃青州從事。簿空置臣亡益。上從其言。遣壺持節召謂。至見上歡甚。是日拜謂光祿勳。頃之封醴泉侯。食千戶。謂嘆曰。生我者天地。成我者壺商也。二人既薦。謂以身下之。然上每念謂。輒併召二人。謂卒謚懿侯。子醇嗣。至曾孫醮不肖。以罪廢國除。謂既沒。二人亦疎斥不復召用云。

大史公曰。漢興。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。名聲籍甚。爲大中大夫。以壽終。而謂復以德業位九卿。賜爵列侯。傳國數世。陸氏之先。豈有天祿哉。

清和先生傳

李觀

清和先生。姓甘名液。字子美。其先本出於后稷氏。有粒食之功。其後播棄。或居於野。遂爲田氏。田爲大族。布於天下。至夏末世衰。有神農之後。利其資。率其徒。往俘於田而歸。其倔彊不降者。與彊而不釋甲者。皆爲城旦舂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。不盡碎其族。徙之陳倉。與麥氏谷氏爲隣居。其輕者猶爲白粲。與鬼薪。件已而逃乎河內。又移於曲沃。曲沃之民悉化焉。曲沃之地近於甘。古甘公之邑也。故先生之生。以甘爲氏。始居於曹。受封於鄭。及長。器度汪汪。澄之不清。撓之不濁。有醞藉涵泳。經籍百家諸子之言。無不濫觴。孟子稱伯夷清。柳下惠和。先生自謂不夷不惠。居二者之間。而兼有其德。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。士大夫喜與之游。詩歌曲引。往往稱道之。至於牛童馬卒。閭巷倡優之口。莫不羨之。以是名漸徹於天子。一召見。

與語竟日。上熟味其旨。愛其淳正。可以鎮澆薄之徒。不覺膝之前席。自是屢見於上。雖郊廟祠祀之禮。先生無不預其選。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。上皆禮之。每召見先生。有司不請。而以二子俱見。上不以爲疑。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。歡甚。至於頭沒杯案。先生旣見寵遇。子孫支庶。出爲郡國二千石。往往皆是。至於十室之邑。百人之聚。先生之族。無不在焉。昔最著聞者。中山宣城溢浦。皆良子弟也。然皆好賓客。所居。冠蓋駢集。賓客號呶。出入無節。交易之人。所在委積。由是上疑其濁小人。或乘間以毀入。欲以逢上意。而取寵。一日。上問先生曰。君門如市。何也。先生曰。臣門如市。臣心如水。上曰。清和先生。今乃信其清和矣。益厚遇之。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。鄉黨賓客之會。咸曰。無甘公而不樂。旣至。則一坐盡傾。莫不注揖。然先生遇事。多不自持以待人。斟酌而後行。嘗自稱沽之哉。沽之哉。我待價者也。人或召之。不問貴賤。至於斗筲之量。挈瓶之智。或虛己來者。從之如流。布衣寒士。一與之遇。如挾纊。惟不喜釋氏。而僧之徒好先生者。亦竊與先生游焉。至於學道隱居之士。多喜見先生。以自悔。然先生愛移人性情。激發其膽氣。解釋其憂憤。可謂能令公喜。能令公怒者耶。王公卿士。如灌夫。季布。李景儉。桓彬之徒。坐與先生爲黨。而被罪者。不可勝數。其相歡而奉先生者。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。以是禮法之士。疾之如讐。如丞相朱子元。執金吾劉文叔。郭解。長孫登。皆不悅。未嘗與先生語。又以其士行。或久多中道而變。不承於初。咸毀之曰。甘氏孽子。始以詐得。終當以詐敗矣。久之。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。無大臣輔政之體。置之左右。未嘗有沃心之益。或虞以虛閑廢事。上由此亦漸疎之。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。上惡其朋比。大怒。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。

秩就封。宗廟祭祀。未嘗見逐。終於鄭。仕於郡國者。皆不奪其官。初先生既失寵。其交游往往謝絕。甚者至於毀棄素行。以賣直自售。惟吏部尚書畢卓。北海相孔融。彭城劉伯倫。篤好如舊。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。上益怒。融亦由此得罪。而倫又爲之頌。與當世爲有故不著。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於篇。

大史公曰。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。而未有至公之論也。譽之者美逾其實。毀之者惡溢其真。若先生激發壯氣。解釋憂憤。使布衣寒士。樂而忘其窮。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與。至久而多變。此亦中賢之疵也。孔子稱有始有卒者。其唯聖人乎。先生何誅焉。予嘗過中山。慨然想先生之風聲。恨不及見也。乃爲之傳以記。

甘澧傳

孫 作明江陰人

澧字公望。姓甘氏。其先穀城人。祖道韞。棄家遊襄漢間。遇異人儀狄。授以黃白之術。逃於中山。其後有見於亡何鄉者。留之一宿。而世已千日。故相傳韞爲得逡巡變幻之道也。韞生鬯。鬯生五子。皆能世其家。而仲子澧。特醇謹醞藉。與汎汎輩不同。年未弱冠。祖以爲風味似已。且許其異。日必立奇望。因字曰公望。旣長。果有高志。去隱江夏。與黃香齊名。儲人鷗夷子聞而謁之。曰。僕飲足下之名熟矣。竊伏江夏。足知雅曲。然久居此。恐爲輕薄子所浸。吾欲挈子泛扁舟以歸五湖可乎。澧罵曰。人豈不自知乎。子雖魁梧滑稽。而量不洪。以身托子。傾覆之患。必及我矣。鷗夷子捧腹開口大笑曰。餘子不足容。容卿百輩未多也。澧先生且休矣。俟吾熟圖之。鷗夷子謝去。往說曹相國曰。吾臥東閣視君侯所親。皆天下茆儕也。君爲相國。乃不

知有人才耶。相國起而進曰：僕狂愚誠不自知。惟足下悉意教之。鴟夷子曰：江夏甘公望其人也。此人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。願君候具駕。身自就之。相國問：卽往見。豐於席門之下。喜曰：吾得其爲人矣。公望和而不流者也。若使木桃椎之。楊素羅之。必出。旣而果然。乃載歸箱中。令與木石居。久之。鴟夷子復求見曰：相君之貌。王色金聲。誠過於昔。觀君之行。清通簡要。亦似幾於聖人矣。惜不早從吾言。卒爲曹君之所賣。今相國言子於上。上求子甚急。且欲封之以土。君將何決焉。豐噫嘻。太息曰：僕本鄙樸。素無物情。相國以勢壓我。強令我出。假使置我於七品三爵之上。吾豈愛焉。然業已無及。顧且奈何。鴟夷子曰：商君僕里人也。方尊寵用事。久居上前。未有所薦。而吾與商君有素。爲子計者。莫若因僕以見商君。因商君而見帝。則君之富貴。未可量也。豐於是許諾。日與鴟夷子歡密。數見傾倒。約商君居上前。同日上謁。上方勞於政務。與羣臣燕浴。見二人來。遽問曰：客何爲者。鴟夷子持重不答。詔光祿卿翼而至前。商君從容爲上言。是卽陛下所欲封者。今幸求見。上津津喜溢於面曰：朕心醉君之德久矣。何自從諸大夫來耶。曰：臣以陛下喉舌之官曠職。願灑涓衷以裨朝夕。上曰：生來吾無憂矣。然怪其意氣慷慨。輸瀉不竭。數以口侵之曰：成子之材。可謂商家之教矣。若趙魯之役。誰實任之。豐曰：彼荒王耳。徒以口腹殘民。何足置牙齒間哉。上快然不樂。顧左右曰：此君乃欲以冷語冰人。遂罷燕。明日復召見禁中。曰：吾味子之言。厥有旨哉。青州腹心之地。非君莫能使吾高枕而肆志。其賜平城爲君湯沐邑。以奉朝請。豐再拜謝曰：臣待罪升斗之祿。唯恐有過。今一旦專臣以重爵。豈可無算。願得從事斟酌。可否時時召見。廁於賓客足矣。慎無以臣故。令陛下荒

悖迷亂。啓御史執法之議也。上曰。吾籌之屢矣。卿所謂盡忠者。澧自是居外。凡歲時郊廟百神。宴饗大祀。必與薦裸登降。每居上前。雖大臣貴戚。莫敢同列。上親愛彌甚。頗用澧爲喜怒。臣下多懼。商君心不平。欲以計傾之。而未有間。會上投筋接澧。商君因側足壓之。狼狽顛仆。上矍然起立。奔救商君。而澧已惶恐投地。展轉趨出矣。上竟兩釋不問。澧退而嘆曰。上愛商君。不過口耳。若我則以心腹寄之。商君烏得與吾比哉。未幾。澧與風后戰有功。進爵澧泉郡侯。官二千石。終於齊。

贊曰。聞之長老言。澧實和易得人。雖當上所信任。出入禁闈。無親疎貴賤。召之。人人與之盡歡。以大臣將相皆愛之。未有媒孽其短者。澧始以鴟夷子商君見上。上卒任之。旣貴。商君乃欲以計陷害。當是時。商君之寵不衰。澧與有力焉。獨不思澧去而已隨之。商君之量狹哉。

酒品第二

酒自儀狄杜康始造。厥後作者日繁。愈出愈奇。南方多糯米。北方多黍米。爲品不一。稽之往牒。以詩賦可徵者。列於前。而餘則具名於後。今讀其辭。尙欲垂涎。况當其時。能已甕頭之醉乎。作酒品第二。

鄴酒賦

衡陽東有鄴湖。醴酒甚美。所謂鄴酒。

晉張載

惟聖賢之作興。貴垂功而不泯。嘉康狄之先職。亦應天而順人。擬酒旗於玄象。造甘醴以頤神。雖賢慈之同好。似大化之齊均。物無往而不變。獨居舊而彌新。經盛衰而無廢。歷百代而作珍。乃若中山冬啓。醇酎

秋發。長安春禦樂浪。夏設漂蟻。萍布。分香酷烈。播殊美於聖載。信人神之所悅。未聞珍酒出於東湘。丕顯於皇都。乃潛淪於吳邦。往逢天地之否運。今遭六合之開通。播殊美於聖代。宣至味而大同。匪徒法用之窮理。信泉壤之所鍾。故其爲酒也。殊功絕倫。三事旣節。五齊必均。造釀在秋。告成在春。備味滋和。體色浮清。宣和御志。導氣養形。遣憂消患。適性順情。言之者嘉其美味。志之者棄事忘榮。於是糾合同好。以遨以遊。嘉賓雲會。矩坐四周。設金樽於南楹。酌浮觴以施流。備鮮肴以綺進。錯時膳之珍羞。禮儀攸序。是獻是酬。頰微發。溢思凱休。德音晏晏。弘此徽猷。咸德至以自足。願棲遲於一丘。於是懽樂旣洽。日薄西隅。主稱湛露。賓歌驪駒。僕夫整駕。言旋其居。乃憑軾以迴軌。騁輕駟於通衢。及衡門以隱跡。覽前聖之典謨。感夏禹之防微。悟儀氏之見疎。鑒往事而作戒。罔非酒而惟愆。哀秦穆之旣醉。殲良人而棄賢。嘉衛武之能悔。著屢舞於初筵。察成敗於往古。垂將來於茲篇。

中山松醪賦

東坡守定州時於曲陽得松膏釀酒因賦

宋蘇軾

始予宵濟於衡漳。軍徒涉而夜號。燧松明以記淺。散星宿於亭臯。麝風中之香霧。若訴予以不遭。豈千歲之妙質。而死斤斧於鴻毛。效區區之寸明。曾何異於東蒿。爛文章之糾纏。驚節解而流膏。嘻構廈其已遠。尙藥石之可遭。收薄用於桑榆。製中山之松醪。救爾灰燼之中。免爾螢爝之勞。取通明於盤錯。出昉澤於煎熬。與黍麥而皆熟。沸春聲之嘈嘈。味甘餘之小苦。嘆幽姿之獨高。知甘酸之易壞。笑涼州之葡萄。似玉池之生肥。非內府之烝羔。酌以癭藤之紋尊。薦以石蟹之霜螯。曾日飲之幾何。覺天刑之可逃。投拄杖而

起行。罷兒童之抑搔。望西山之咫尺。欲褰裳以游遨。跨超峯之奔鹿。接挂壁之飛猱。遂從此而入海。渺翻天之雲濤。使夫嵇阮之倫。與八仙之羣豪。或騎麟而翳鳳。爭棹挈而瓢操。顛倒白綸巾。淋漓宮錦袍。追東坡而不可及。歸哺啜其醜糟。漱松風於齒牙。猶足以賦遠游而續離騷也。

洞庭春色賦并引

蘇軾

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。名之曰洞庭春色。其猶子德麟。得之以餉予。戲作賦曰。

吾聞橘中之樂。不減商山。豈霜餘之不食。而四老人者。游戲於其間。悟此世之泡幻。藏千里於一班。舉棗葉之有餘。納芥子其何艱。宜賢王之達觀。寄逸想於人寰。嫋嫋兮春風。泛天宇兮清閑。吹洞庭之白浪。漲渚北之蒼灣。攜佳人而往游。勤霧鬢與風鬟。命黃頭之千奴。卷震澤而與俱還。揉以二米之禾。籍以三脊之管。忽雲蒸而冰解。旋珠零而涕潸。翠勺銀罌。紫絡青編。隨屬車之鳴夷。款木門之銅環。分帝觴之餘瀝。幸公子之破慳。我洗盞而起嘗。散腰足之痺頑。盡三江於一吸。吞魚龍之神姦。醉夢紛紜。始知髦鬢鼓包山之桂楫。扣林屋之瓊關。取松風之瑟縮。揭春溜之淙潺。追范蠡於渺茫。弔夫差之惛顛。屬此觴於西子。洗亡國之愁顏。驚羅襪之塵飛。失舞袖之弓彎。覺而賦之。以授公子曰。嗚呼。噫嘻。吾言誇矣。公子其爲我刪之。

洞庭春色詩

蘇子瞻

去年洞庭春。香霧常喫手。今年洞庭春。玉色疑非酒。瓶開香浮半。盞光照檻牖。要當立名字。未可問升斗。

應呼釣詩鈞，亦號掃愁帚。須君灑灑盃，澆我談天口。

蘭陵酒

李太白

蘭陵美酒鬱金香，玉碗盛來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。

生酒歌

楊庭秀

生酒清於雪，煮酒赤於血。煮酒不如生酒烈，煮酒只帶烟火氣。生酒不離泉石味，石根泉眼新汲將。麴米釀出春風香，坐上豬紅間熊白。甕頭鴨綠變鵝黃，先生一醉萬事已。那知身在塵埃裏。

竹葉酒

楚人汲漢水，釀酒古宜城。春風吹酒熟，猶似漢江清。耆舊前人在，丘墳應已平。唯餘竹葉麴，留此千古情。

桂酒

蘇軾

搗香薜辣入餅盆，盎盎春溪帶雨渾。收拾小山藏社甕，招呼明月到芳尊。酒材已遣門生致，菜把仍叨地主恩。爛煮葵羹樹桂醕，風流可惜在蠻村。

真一酒

米麴水三一而已。此真一酒也。

撥雪披雲得乳泓，蜜蜂又欲醉先生。稻垂麥仰陰陽足，器潔泉新表裏清。曉日着顏紅有暈，春風入髓散無聲。人間真一東坡老，與作青州從事名。

天門冬酒